

白敦仁著作全集

水明樓文集

下冊

咸遠臺西路幽燕壯一
閩邊風黃捲葉海氣
綠沉山遠薊憂多切孫
楊玄不還千秋紫話恥
一怒啓紅顏

山海關懷古

敦仁



浙江古籍出版社



白 敦 仁 著 作 全 集

水明樓文集

下 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水明樓文集 / 白敦仁著.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540-0303-9

I. ①水… II. ①白… III. ①詩詞—作品集—中國—當代②詩詞—詩歌評論—中國—當代
IV. ①I227②I20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83938 號

水明樓文集

白敦仁 著

-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 網 址 www.zjguji.com
- 責任編輯 路 偉 劉 蔚
- 封面設計 劉 欣
- 責任校對 余 宏
- 責任印務 樓浩凱
-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豪波印務有限公司
- 開 本 850mm×1168mm 1/32
- 印 張 23.25
- 字 數 533 千
-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書 號 ISBN 978-7-5540-0303-9
- 定 價 68.00 圓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水明樓文集 卷六

文錄二

爲開展宋詩研究進一言

長期來，人們對於宋詩的評價真是各說不一。明代李攀龍的《古今詩選》沒有選一首宋詩；《詩藪·雜編》引當時流行的話說：『宋人詩最善入人，而最善誤人，故習詩之士，目中無得容易着宋人一字，此不易之論也。』明代中期以後，公安派反對七子，標榜蘇軾，又以爲宋詩超過盛唐，東坡超過了杜甫，這些評論都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倒是金人王若虛客觀一些，他說：『宋詩』亦有以自立』，不見得什麼都不如唐，這是比較公允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家，八代詩是一種面貌，唐詩是一種面貌，宋詩又是一種面貌。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應該說宋詩是唐詩的合理發展和繼續。黃梨洲說：『天下皆知宗唐詩，余爲善學唐者唯宋。』這是很見地的。

再從對後代的影響看，比如說，清代同光以來詩壇也呈現出三種面貌：學八代詩的有王闓運、鄧輔綸諸家；學唐詩，主要是學晚唐溫李一派的有樊增祥、易順鼎諸家；學宋詩的却是一大批，陳三立學黃山

谷，陳衍學楊萬里，其他學梅宛陵、王荊公，學江西派的很多很多。從詩歌反映生活的深度、廣度看，恐怕學宋詩的取得的成績更大一些。宋詩既有如此的影響，如不認真加以研究，要評論近代詩歌也是困難的。

好幾個世紀以來，由於人們對宋詩的忽視，這就產生了許多的問題。比如元好問《唐詩鼓吹》選了二十多首胡寅的詩，這個胡寅是北宋人，他的《斐然集》，《四庫》著錄有五十卷，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但是編在《唐詩鼓吹》裏，人們就說他是『唐末之人，爵里未詳』。王安石青年時代朋友王令寫過三首《於忽操》，明朝人馮惟納《古詩紀》把它當成『古逸詩』，又說是龐德公的作品。王令的集子，前幾年有人整理出來了。又如陳簡齋的詩友程俱《北山小集》中有一首《九日》詩，清代學者毛奇齡選唐詩，誤以為高適之作。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程俱的詩居然可與盛唐大家高適相混；二是像毛奇齡這樣淵博的學者也不大看宋人別集。又如潘伯鷹先生在其《黃庭堅詩選》前言中舉了一個例子：元朝趙孟頫寫了黃庭堅的一首詠馬的詩，誤以為杜甫作，明末名士王穉登看了說『今杜集無此詩』，大概是杜甫的佚詩。說明他們都沒有注意像黃山谷這樣大詩人的集子。所以，厲鶚在編《宋詩紀事》時感慨地說：『前明諸公擬唐人太甚，凡遇宋人概置不問。』於是，一些『名公巨手，亦多散佚無存』。厲鶚花了二十多年編了一部《宋詩紀事》，收了三千八百多個詩人，但很多詩人的集子他都無法看到，『名公巨手』的文集都散佚了，更不用說一些小名家或地位低一點的詩人。例如，寫《藏海詩話》的吳可，其詩《宋詩紀事》一首都没收，厲鶚沒有看到《藏海居士文集》，後來，《四庫全書》却從《永樂大典》輯出了兩卷。黃庭堅的外甥洪朋的《龜父集》詩雖不多，祇有一百多首，但黃庭堅認為『首首可傳』，評價甚高。《龜父集》也散佚了，《四庫》從《大典》輯出兩卷，而《宋詩紀

事》僅從《宋文鑒》、《聲畫集》等書收到幾首。江西詩派的二十幾個詩人，其中創作數量多、質量也不錯的有謝逸的《溪堂集》，包括文集二十卷，詩集五卷，《四庫》從《大典》輯出的還有十卷之多。清代大詩人王士禛（他看過不少宋人別集）就深以沒有看到《溪堂集》爲憾，《宋詩紀事》也祇輯到十幾首詩。另外一些『名公巨手』像二宋、二劉，宋庠的《元憲集》，宋祁的《景文集》，劉放、劉敞的《公是集》、《彭城集》全都散佚了，全是從《大典》輯出的，都是幾十卷。宋祁的詩在宋代有任淵注。宋人注宋詩以任淵《山谷詩注》水平最高。任淵是四川人，他給黃堅庭、陳師道的詩集作了注，也給宋祁的詩集作了注。可是連宋祁的集子都在若存若亡之間，任淵的注文今天連一個字也不到了，這真是很可惜的事。這樣一來，宋詩就顯得貧乏了。唐代詩人像張若虛、劉希夷、崔顥、王之渙等留下來的不過幾首詩，却都成了鼎鼎有名的詩人，宋代詩人寫了那麼多詩，集子散佚了，難道其中就沒有幾首好詩？《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宋人別集有好幾十種，可惜工作做得不細緻。最近有人從殘存的《大典》中輯出《四庫輯本別集拾遺》兩厚本，但《大典》殘缺太多，無法彌補了。

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五說：『宋世人才之盛，無出慶曆、熙寧間，大都盡入歐、蘇、王三氏門下。』他略舉了其中一些『灼然者』的名字，其聚集在歐陽修周圍的，朋友有韓稚圭、宋子京等十六人，門士有王歧公、王文公等九人；聚集在蘇軾周圍的，朋友有王平甫、王晉卿等十八人，門士有黃魯直、秦少游等二十三人；聚集在王安石周圍的，朋友有劉貢父、王中父等九人，門士有郭功父、王逢原等十人，還有他的妻、妹、諸女，『俱才秀知名』。其黃庭堅影響下的江西派詩人還沒有計算在內。這中間許多人的名字已經無人提

到，其作品也絕大部分都已散佚。就《四庫》所收現存的宋人別集而言，接近東坡詩風的有李廌《濟南集》、畢仲游《西臺集》、劉才邵《櫟溪集》、郭印《雲溪集》、曾協《雲莊集》、張孝祥《于湖集》、王阮《義豐集》等。其中除張孝祥的集子有人整理，其他連名字都很少提起。接近山谷的，如沈遼《雲巢編》，山谷稱他的詩『能轉古語爲我家物』，是山谷的派頭；吳則禮《北湖集》，過去《涵芬樓秘笈》印過，也是山谷一派；劉子翬的《屏山集》，劉是朱熹的老師，詩人而講道學。宋代道學對詩歌影響很大，但應分別看，有詩人而講道學的，有道學家却硬要做詩的，二者很不相同。劉屬於前一種，詩寫得很好，接近黃山谷。還有林之奇的《拙齋文集》、周孚的《蠹齋鉛刀編》，都是山谷一派。接近陳師道的，有劉跂的《學易集》、吳儆的《竹淵集》。接近陳簡齋的，有張嶠的《紫微集》、李處權的《崧庵集》。等等。另外像崔鶼的《婆娑集》，世無傳本，《四庫》沒有收，也沒有人輯，但從《大典》殘本和許多宋人雜書中還有，可以輯出他好幾十首詩。崔鶼詩風近於韋、柳，陳簡齋少時曾向他學詩，宋人也往往把兩人的詩相提並論，要研究陳與義，就必須研究一下崔鶼才行。還有大詞人周邦彥，詩工也很深，佚詩也不少，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沒有查《永樂大典》，一些問題就很難談得深透。又如柳永，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選了他一首詩，和他的詞相比，簡直判若兩人。『詩莊詞媚』，前人早就有此一說，正像魯迅說的研究一個作家應該注意到他的『全人』，否則往往會得出錯誤的印象。總之，在宋詩研究中，至今人跡不到的地方還很多。因此，爲了正確評價宋詩，首先需要做一番『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

宋詩略論

一

記得嚴幾道說過：『欲觀風俗之變，則趙宋一代的歷史最值得注意。』的確，中國社會自宋以後，和唐以前確有很多不同，無論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它都跟近代聯繫較緊。詩歌是時代的聲音，通過詩歌的研究，可以學到許多歷史書籍中學不到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宋詩是很有研究價值的。

但是研究宋代文學有個很大的困難，跟研究唐代以前文學不同。唐以前感覺資料少，宋以後感覺資料多，多而分散、零亂。我們現在還沒有一部《全宋文》、《全宋詩》；宋詞呢，算是唐圭璋先生做了一件好事。研究宋詩，就不得不在大量資料中間去找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錢鍾書先生說得很幽默，『宋詩是很經過一番世態炎涼』。確實，直到今天，關於宋詩的評價還是各說不一。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舉了一個突出的例子：李攀龍的《古今詩選》連一首宋詩也不選。一個明朝人居然說整個宋代三百多年祇有一首詩好，而這首詩還有毛病。他說的是王珪的一首奉和皇帝《上元觀燈》的詩。而王珪的詩在宋代並不出色，宋人稱它為『至寶丹』，因為他的詩愛用金銀珠玉之類的字眼，詩寫得很呆板。明代中期以後，公安派詩人反對前、後七子，把蘇軾抬了出來，於是乎又把宋詩捧上了天，有的說宋詩超過了盛唐，東坡超過了杜甫。這些評價都帶着很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以個人愛好作為是非的

標準。歷來對宋詩的評價，倒是金人王若虛說得比較客觀，他在《滹南遺老集》中講，宋詩『亦有以自立』，倒還不見得什麼都不如。這個說法還比較客觀一點。

我們中國是個詩歌的國家，二千多年了，如果從《詩經》算起，那就更早。二千年來的詩歌，如果籠統一點，宏觀一點，大致有三種面貌：八代詩是一種面貌，唐詩是一種面貌，宋詩是一種面貌。如果在我們的詩歌傳統中，把宋詩去掉，我們中國歷代詩歌的百花園中，豈不大大減色？那將會少掉很多很好的香花。如果在宋詩中，把蘇、黃去掉，宋詩又將是怎樣一種面貌？所以，我們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唐詩當然是我們中國詩歌最繁榮的時期，是羣星燦爛的時代，但在極限之後，難乎為繼。宋人了不起，就在於他們能在唐人極盛之後找到自己的路走。唐人修了這麼一條路，宋人把它延長、拓寬了；挖一條溝，把它加深了。黃梨洲說得很好，他說：『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為善學唐者唯宋。』就是說如果像明朝人，像前、後七子那樣依樣畫葫蘆地學，是沒有發展的。文學總是需要發展，總是需要創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不僅是如何看待宋詩的問題，而是如何認識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問題。

我們再從它的影響看，比如說近代同光以後，《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的詩壇，也呈現出三種面貌。學八代詩的如王闓運、鄧綸輔、章太炎先生。學唐詩的大概都是學晚唐溫、李這一派，有樊增祥、易順鼎、楊沂等人。但是學宋詩的却是一大批，從詩歌的內容反映生活的廣度深度恐怕學宋詩的取得的成績更大一些，更有影響。其專門學黃山谷的如陳三立，學楊萬里的如陳衍；鄭孝胥學荆公、梅宛陵，也學晚唐吳融、唐彥謙；黃節學二陳，特別是陳後山。從近代詩壇的情況看，宋詩既然有這麼大的影響，但是學術界對它的

研究，就顯得很不够了。

老實說，像李白、杜甫這樣偉大詩人的出現，決不是孤立的，如果沒有一些第二流、第三流的詩人存在，忽然湧現出一個李白、杜甫，那簡直不可想象。傅璇琮寫《唐代詩人叢考》，引法國人丹納的觀點，大意是：一個時代裏，我們常常聽到一個最強音的背後，還有許多嗡嗡嗡嗡的小聲音，是些二三流詩人的聲音。如果你不研究這些二三流詩人，那麼大詩人也研究不透。比如唐代詩人像常建、劉若虛，詩寫得那麼好，沒有人寫文章去研究。宋詩就更受冷落了。我前幾年搞陳簡齋，留意了一下，建國以來，祇有《羊城晚報》有篇短文，講了他一首小詩。長期以來，由於對宋詩的忽視，這就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元好問《唐詩鼓吹》選了胡寅二十幾首詩，而這個胡寅是北宋人，他的《斐然集》，《四庫》著錄有五十卷，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但是編在《唐詩鼓吹》裏，人們就把他當成『唐末之人，爵里未詳』。王安石青年時候的好朋友王令，有《於忽操》三章，明人馮惟訥編《古詩紀》當成古佚詩，以為龐德公所作。王令的集子，前幾年有人整理出來了。又比如陳簡齋的詩友程俱《北山小集》中有一首《九日》詩，清代的學者毛奇齡選唐詩，把它搞成高適的詩。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程俱的詩居然可與盛唐大家高適的詩相混；二是像毛大可這樣淵博的人，也不大看宋人集子。最近看到潘伯鷹先生的《黃庭堅詩選》，也舉了一個例子，說趙孟頫曾經寫過一首黃山谷的七古詠馬的詩，誤以為杜甫作。明末名士王穉登說杜集無此詩，大概是杜甫逸詩。所以厲鶚編《宋詩紀事》時，發了這麼一段感慨，『前明諸公剽擬唐人太甚，凡遇宋人集，概置不問』，於是一些『名公鉅手，亦多散逸無存』。厲鶚花了二十幾年的時間，編了一部《宋詩紀事》，收了三千八百多個詩人，但是很多詩人的

集子，都無法看到。『名公鉅手』的文集都散失了，更不用說一些小名家和地位低一點的。厲鶚編這部書，有點表彰幽隱的意思，至少給我們開了一個比較詳細的宋代詩人的名單。

例如宋人吳可，寫《藏海詩話》的，他的詩，厲鶚在編《宋詩紀事》時一首都沒收，他沒有看到《藏海居士集》，後來，清人編《四庫全書》才從《永樂大典》輯出兩卷。黃庭堅的外甥洪朋的《龜父集》，詩倒不多，祇有一百多首，黃山谷稱其『首首可傳』，評價很高。但是他的集子也亡了，四庫開館時，才從《永樂大典》輯出兩卷。而厲鶚的《宋詩紀事》從《宋文鑒》、《聲畫集》祇找到幾首洪龜父的詩。江西詩派的二十幾個詩人，其中創作數量最豐富，質量也相當高的謝逸的《溪堂集》，文集二十卷，詩五卷，現在從《永樂大典》輯出的還有十卷。清朝詩人王漁洋是學唐詩的，但他很了不起，我看王漁洋看過的宋人集子不少，《池北偶談》等幾本筆記談到的好些宋人集子，有些專門學宋詩的人還沒有注意到，但是王漁洋嘆息看不到《溪堂集》，感覺很遺憾。厲鶚的《宋詩紀事》也祇輯到幾十首詩。另外的幾個大角色，比如說二宋、二劉。宋祁《景文集》，宋庠《元憲集》，劉攽、劉敞的《公是集》、《彭城集》全部亡了，全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輯出的數量不少，都是幾十卷。宋祁的詩，在宋代有任淵注——宋人注宋詩，我認為恐怕任淵注黃山谷詩水平最高。任淵，四川人，給黃山谷、陳後山、宋祁詩都作了注——但是今天連宋祁的集子都在若存若亡中，任淵的注就更是一個字也不見了，這真是很大的損失。這樣一來，宋詩就搞得貧乏了。唐詩人像張若虛、王之渙等留下來的不過幾首詩，就鼎鼎大名。而這些宋代詩人寫了上百首乃至幾百首的，集子散失了，未必沒有一首好詩。《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好幾十種宋人集子，但可惜工作沒作乾淨。最近，有人從

殘存的《永樂大典》中搞了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厚厚兩本。但《大典》已經殘缺太多，無法彌補了。這樣，宋詩的全貌就無法看見了。就現在還能看見的宋人別集說，接近東坡風格的李廌《濟南集》、畢仲游《西臺集》、劉才邵《樹溪集》、郭印《雲溪集》、曾協《雲莊集》、張孝祥《于湖集》，除張孝祥集子有人整理，其他連名字都很少聽人說起。接近山谷的，沈遼《雲巢編》十卷，山谷稱他的詩「能轉古語爲我家物」，是黃山谷的派頭，以故爲新。吳則禮《北湖集》解放前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秘笈》印過，也是山谷一派的。劉子翬《屏山集》，劉是朱熹的老師，詩人而講道學。宋朝道學對詩歌的影響較大，但要分別看，有詩人而講道學的，有道學家而硬要作詩的。二者很不相同，劉子翬屬於前一種，詩寫得很好，接近黃山谷。林之奇《拙齋文集》、周孚《蠹齋鉛刀編》，這些書都很難看到。接近陳師道的，如劉跋《學易集》八卷，很好，《聚珍本叢書》中有。吳儆《竹洲集》二十卷。接近陳簡齋的如張嶠《紫微集》，《湖北先正遺書》刻了，也是幾十卷，朱熹甚至認爲他有些地方超過陳簡齋，我看是趕不上。他是陳簡齋的學生，又是他的表侄，詩寫得很好。還有李處權《崧庵集》等等，選本沒選，研究也極少。張孝祥可能是由於他的詞，才有人把他的集子整理出來。除此之外，還有些獨立自成一家的，如陳簡齋少時候學詩的崔鶯（德符）《婆娑集》，《四庫》沒有收，也沒有人輯。我搞陳簡齋就從《永樂大典》等書輯出好幾十首詩，詩寫得很好，學韋、柳的，我們研究陳簡齋不研究崔鶯不行。大詞人周邦彥詩寫得那麼好，跟他的詞兩個作風。前不久我寫了一篇論清真詞的文章，本來我不敢寫，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走在前頭了。但他沒翻《永樂大典》，我就翻這殘存的二百本《永樂大典》，輯出幾十首詩文，就有話說了，在王國維以外還能進一層地看到周美成的真實面目。錢鍾書《宋詩

選注》選了一首柳永的詩，他的詩和詞簡直像兩個人寫的。研究作家，魯迅說要研究他的全人，作品看不到不行。所以我們研究宋詩，困難較多。正確評價，應該建立在事實基礎上。恩格斯說：『即使祇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裏，祇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祇有靠大量的批評地審查過、充分掌握了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因此，爲了正確評價宋詩，我們首先應該老老實實地做一點恩格斯說的『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

我這次講，首先想把宋代三百年的詩歌簡單地勾畫一個輪廓：大致分成幾個階段，各階段的特點大致說一下。然後着重講一下蘇、黃。因爲最能代表宋詩面貌的是這兩家。特別是黃山谷，影響了大半個宋代。而南宋詩基本是在江西詩派影響下，唱反調的也與江西詩派有關。嚴羽《滄浪詩話》說：『近代諸公』，『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這裏的『近代諸公』主要就指蘇、黃，特別是指黃山谷以及江西派。因此，不管我們贊成或反對，最能代表宋詩特點的，恐怕是江西派，是東坡和山谷。最後，如果有時間，再簡單講一講二陳。

一一

宋末有個詩人兼批評家方回，寫過一篇《送羅壽可詩序》，對宋詩發展的各個階段和每個階段的代表作家風格特徵和流派，勾了個輪廓。在方回以前，《滄浪詩話·詩辨》也有一段論宋詩的，事實上也是在爲宋詩的發展狀況作總結。他雖然沒有明確地劃分階段，但從文章裏不難看出他把宋詩的發展分成三個時

期：從宋初到歐、梅止爲一段，都是在唐人影響下；從東坡、山谷，到以後江西詩派爲一段；然後是『近世』，江湖和四靈的詩，又是一段。全祖望《宋詩紀事序》，基本和嚴羽相同。方回在嚴羽的基礎上做了更細密的考察，從《送羅壽可詩序》看，大致劃五段。後來元朝戴表元《剡源集》卷九《洪潛甫詩序》，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書湯西樓詩後》，也是全面論宋詩，基本上和方回觀點相符合。至於元人劉壎《隱居通議》，清顧嗣立編《元詩選》，近代陳石遺（衍）編《元詩紀事》談到宋代詩，均直接引用了方回這段話。黃梨洲《姜山啓彭山詩稿序》全載方回這段話，文字照鈔，但未題方回名字，大概他看不起方回這個人，因爲方回的人品被周密說得來不值一錢。《隱居通議》對方回這段話評價很高，認爲『此序剖析明白，議論自出，有前輩所未曾道』。我們現在研究宋詩，我傾向於他的分法——分五段，如果更細一點，也可分爲六段或七段。

第一段，從宋代開國（九六〇）到慶曆以前八十年間。這段時間，有的學白居易，有的學賈島，有的學李義山，大致沒有超出中晚唐範圍，宋詩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面貌。

第二段，慶曆、嘉祐以來大致三十七八年，出現了歐、蘇、梅，是宋詩的初盛，初步有了自己的面貌。

第三段，元豐、元祐以來，按方回的分法，一直劃到了紹興年間，前後共九十年，包括王、黃、蘇以及江西詩派。陳與義、曾茶山，呂本中這幾個南渡詩人都算作江西詩派劃入其中。如果我們稍稍把它劃得細一點，那麼，元豐以後到北宋亡劃一段，一共五十年；建炎、紹興四十年劃一段。這是宋詩的極盛時期。

第四段，乾、淳以來，大致四十三、四年。一方面出現了尤、蕭、楊、范、陸幾大家，從江西派末流的影响下擺

脫出來，自己開闢道路走，是宋詩的中興。另一方面，南渡以後，道學侵入詩歌，出現了『以詩談理學』的風氣，而宋詩也開始走向衰落。

第五段，嘉定而降到宋亡七十年。如果再分細一點，可以把宋末元初那些遺民的詩劃出來單獨成一段，比如文天祥、謝皋羽、劉辰翁、汪水雲、林霽山。這七十年主要是四靈和江湖派，是宋詩的衰落，沒有出第一流的作家。

下邊具體談談各個階段的情況。

關於第一階段的八十年，我想多說幾句，因為現在說得太少了。一些文學史書，一談到宋初詩壇就祇講西崑體和王禹偁。有的人甚至把王禹偁描繪成反西崑的英雄，殊不知西崑體的出現在王禹偁死了之後。楊億是王禹偁很嘉獎的一個青年詩人。《西崑酬唱集》裏的詩歌開始於景德二年，訖止於大中祥符元年，前後三年。當它出現時，王禹偁已經死了幾年了。

《送羅壽可詩序》談這八十年詩說：『宋剋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學白居易，他舉了李文正（李昉）、徐常侍昆仲（徐鉉、徐鉉）、王元之（禹偁）、王漢謀（奇）。崑體舉了楊、劉、二宋（宋庠，宋祁）、張乖崖（張詠）、錢僖公（惟演）、丁崖州（丁謂）。晚唐體學賈島，舉出『九僧最逼真』，其他還有寇萊公（寇準）、魯三交（按：當作魯三江。魯交字叔達，有《三江集》）、林和靖（林逋）、魏仲先父子（魏野及其子閑）、潘逍遙（潘閔）、趙清獻之父（劉壘引作『趙清獻之徒』，黃梨洲引作『趙清獻之輩』。按此當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引，作『趙清獻之祖』，指趙湘。湘有《南陽集》，《宋詩紀事》鈔了一二十首詩，完全是晚唐體）。

總之，這八十年，宋初三體一般沒有超出中、晚唐範圍，宋詩還沒有呈現出自己的獨特面貌。^{〔三〕}

第二段，慶曆、嘉祐以來，歐、梅、蘇的時代，三十七年間，宋詩初露了自己的面貌，可以說是宋詩的初盛時期。出現了這麼三個大作家，這和當時政局有關，我們看到，宋代詩文革新運動和慶曆革新幾乎同時，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趙宋開國，已經七八十年，由於各方面的矛盾，詩歌就不能滿足於再像白體那樣的平庸淺薄和晚唐體那樣脫離現實、不食人間煙火，也不能滿足於西昆體的塗脂抹粉、不接觸具體社會政治問題。人們要求變革，形勢要求變革。

方回《送羅壽可詩序》在敘述了宋初三體之後，緊接着說：『歐陽公出焉，一變爲李太白、韓昌黎之詩，蘇子美二難（蘇舜卿、蘇舜源弟兄）相爲頡頏，梅聖俞則唐體之出類者也，晚唐於是退舍。』他在《詩思十首》詩中又說：『楊劉崑體變，誰實擅元功。萬古推梅老，三辰仰醉翁。』《送魏耕道之官歷陽序》又講：『變西昆體詩爲盛唐詩，自梅都官聖俞始。』又《學詩吟十首》：『宋詩孰第一，吾賞梅聖俞。綽有盛唐風，晚唐其劣諸。』方回早年學梅宛陵，中年學江西派，議論變了。這些提法看來是比較符合事實的。歐陽修是古文大家，餘力爲詩，但寫得很好，東坡稱他『詩賦似李白』。《石林詩話》稱歐詩『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詩平易疏暢』。張戒稱歐學韓愈，又學李白。王士禎稱他『七言長句，高處直追昌黎』。這些提法，都是符合實

〔二〕 此下有關『宋初三體』的論述，經先生整理成文，以《宋初詩壇及『三體』爲題，發表於《文學遺產》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本書已另收入，此從略。

際的。但是專業寫詩最長久最有功績的是梅聖俞。蘇子美死得太早，影響不及歐、梅大。

梅聖俞詩的特點，方回說『真言寫實事，組刻全屏除』，和宋初三家特別是西崑體劃開了。他青年時詩就很著名，《獨醒雜誌》記他在洛陽做主簿時，王曙說他的詩有晉、宋遺風，認為『自杜子美沒後，二百年不見此作』。陸游叙《梅聖俞別集》，講蘇東坡於古人少許可，但平生唯次韻和陶淵明與梅聖俞。蘇東坡和陶詩今天還在，和梅宛陵一首都沒看到。陸游不會亂說，今天祇看到東坡集中有仿梅聖俞的《擬禽言》五首。東坡對梅宛陵是尊重的。黃庭堅對梅宛陵也非常之尊重，蘇籀《樂城遺言》說『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黃山谷文章談到梅梅聖俞詩，說他『用字穩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他人無此功也』。黃庭堅推尊梅是有淵源的，他的前一個岳父謝師厚，是梅宛陵的內侄，其父謝絳是梅宛陵妻兄。謝師厚曾編《梅宛陵集》，他本人的詩學杜甫。黃山谷自稱得句法於謝師厚。

蘇、梅二家，很奇怪的是，蘇子美看不起梅宛陵，他說我平生不幸就是人們把自己和梅宛陵相提並論。現在看來，影響之大恐怕梅宛陵超過蘇子美。梅聖俞詩不好懂，寫得深。蘇、梅二家的優劣和特點，歐陽修論得最恰當。他在《水谷夜行》詩裏論蘇、梅二位詩人，後來寫進《六一詩話》。他說：『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邃閒淡爲意。』《水谷夜行》寫兩人不同的詩風說：『子美氣尤雅，萬竅號一噫（《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像刮起的大風。用今天的話說，蘇子美在歐陽修看來，是個狂飆式的詩人）。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千里馬奔跑起來是勒不住的）。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論梅宛陵特別深刻：『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